

● 郭枫散文选

● 九月的眸光

台湾 郭枫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693680-82

44.62
C153



10054066

44.62
C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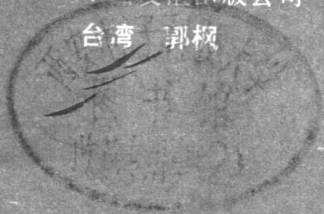
流通 3 清

九月的眸光

——郭枫散文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7·北京

台湾 郭枫



126

九月的眸光——郭枫散文选 台湾 郭枫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960 $\frac{1}{32}$ ·6 $\frac{3}{8}$ ·106,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社目：增187-110⑧

统一书号：10309·201

ISBN 7-5057-0049-9/I·28 定价：1.50元



作者1985年于台北私宅

编者的话

郭枫，原名郭少鸣，江苏徐州人，1933年生，台湾著名散文家、诗人，著有多种散文集、诗集和文学评论集。

本书所收的35篇散文作品，是从郭枫先生自1971年至1985年间先后出版的《九月的眸光》、《老家的树》和《永恒的岛》三本散文集中精选的佳篇。主要内容有思念故乡、社会评论和赞美大自然等三个方面。郭枫先生的作品结构严谨，语言精美，风格高雅。其思念故乡者，有铭骨的怀根之心，社会评论者，有冷静地面对现实的杂文风采，而赞美自然者，则更具散文诗的秀美和激扬。

郭枫先生以其坚实的写作功力和数十年不懈的创作活动，早已成为台湾文坛的著名人物，其作品影响颇大，是为我国现代散文创作的骄傲。

我们特意将三篇评介文章编入本书附录，即：台湾著名文学评论家尉天骢的《郭枫的写作生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艺舟

的《江山如有待——读郭枫的散文》和郭枫在大陆的胞弟郭稚鸣的《郭枫的文学道路》，以期有助于读者加深对郭枫先生及其散文作品的了解和认识。

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利于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我们相信，今后将有更多的此类书籍的出版，我们相信，郭枫先生的散文作品在大陆首次结集出版，体现了海峡两岸的人们希望实现祖国统一的强烈的共同愿望。

目 录

九月的眸光

空山鸟语	1
高山流水	5
坐对一山青	
——日月潭畔的沉思	9
山野散记	12
绿	20
秋日行吟	22
生命的一抹	26
九月的眸光	29
笑和哭泣	32
我乐，故我歌	36
黄河的怀念	
——给阎广琛表哥	42
蝉声	48
撑一伞细雨	52

老家的树

老家的树	
——怀乡散记之一	55
山	70
且饮一杯寂寞	
——“写给萍漂美国的孩子”之二	77
风景的印象	86
噢！阿里山啊	94
湘江上	106
火车	110
晓之感觉	114
晨光	116
智者超越时间	120
平凡而不庸俗	123
做何种人	126

永恒的岛

南横观云	130
在孩子的眼中	138
热情在冷静中燃烧	
——给拥抱世界的“陈仔”	142

走出去，再回来	145
可亲爱的人	148
甩	152
散文的人生	155
怪哉！感谢的人生观	158
书刊市场拾荒	161
快感和幸福之间	165

附 录

郭枫的写作生涯	尉天骢 170
江山如有待	
——读郭枫的散文	艺 舟 182
郭枫的文学道路	郭稚鸣 191

九月的眸光

空山鸟语

到山上来，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听鸟叫。

当然，山上有的是娇艳的花、婆娑的树，有的是奇崛的岩石、爽飒的风、飘逸的云朵。在山上，每一片风景，都会使你神迷。但，我说我还是最喜欢听山里的鸟叫。到山里来，找一片幽深的林子躺下，静静地躺在铺着落叶的土地上，这时你的心灵便贴紧了山的心灵，别动也别想，好好地听一听鸟叫吧！

鸟儿的鸣声是世间最美的语言，你不懂得鸟的语言么？

你不懂鸟的语言么？我想你应该懂的。在山上，谁都喜欢鸟的鸣叫，谁都懂得鸟的语言，谁都懂，清风懂，白云懂，流泉更懂，连挂在树枝上晒太阳的小花蛇也懂。鸟的语言永远叙述着动人的爱情。

在朝来金色的阳光里，我喜欢用大半天时间，去谛听两只鸟在我头顶上鸣叫。它们总是用五个不同的音符串成一支歌。一只先唱，另

一只接着，缠缠绵绵，重重复复，透明的情意，象滑滴在青石上的一线灵泉从歌声里迸落。我在小时候就很熟悉这种鸟，绿背黄纹有一只小巧的红啄。我喜欢它们灵活的体态，更喜欢他们的样子，依偎着、厮磨着，总是分不开啊！那时我不知道它的名字，现在仍然不知道，它究竟是哪种鸟呢？想着想着，自己却不禁失笑了。真是太傻！名字有什么用？人们喜欢各种好听的名字，鸟不一定喜欢，鸟喜欢唱的歌，人不一定能听懂。其实，人爱不爱听都是一样，鸟是唱给鸟听的。

山雀是顽皮的精灵，老是成群结队地撒野，老是呼朋唤友，兴奋地吵闹。山雀们短促而嘹亮的鸣声，让人来不及凝神，只感到一阵轻快的音乐雨，散乱地、急骤地漫天撒来，直把你全身淋透。而后，雨过天青，在你阴翳的心版上引进阳光，在你灰白的生命里加上色彩，把你浸于奔放的欢乐而又有些淡淡的悒郁里。不是么？谁，面对着山雀子这么奢侈的自由、这么天真的喜乐能不怅然呢？谁，没有山雀子一样的欢乐时光呢？可是，少年的好时光，总是流逝得太快又太恍惚，谁又能永远象山雀子那样的欢乐呢？想想看，人，制造出自己的桎梏，把自己套牢，乃是自然中最可悲的族类啊！但山雀们却不管这些，不管你快乐不快乐，不管你忧伤不忧伤，不管你有什么无聊的思想，山

雀们，什么都不管，它们飞翔象一阵旋风卷起，它们落下象一片云彩罩地，噯！为了欢乐，它们是忙碌的。难得的是有这片深山广林，要不，这些喜欢唱歌的精灵向何处容身？

过午之后，山林便到了入睡的时刻，高照在千山之外的秋阳，朦胧的光线竟灵空得如同饮醉了的月华：透着微醺，透着温柔，敛起那份耀眼的光彩，任凭幽谷深林去制造秋日的奥秘了。山林睡了，鸟儿们静默了。踏一坡金黄的落叶，踏一地斑驳的树影，也踏着一份薄薄的寂寞。在众鸟默默之中，“咕—咕—”从哪里传来的几声鹧鸪呢？忽断、忽续、忽近、忽远，那缥缈的鸣声，竟有些不可捉摸了。真的是鹧鸪么？在台湾很少听到鹧鸪呢！鹧鸪该是鸟中的诗人，不，或者便是诗人的化身吧！就那缥缈的几声，便会把人拉回到一个古老的世界。“咕—咕—”，我回到了江南。“咕—咕—”，我沐着淡烟疏雨。石头城的苔痕，更加暗绿了哪！长檐飞角的小街，更加寂寥了哪！江畔的落日更苍凉了哪！“咕—咕—”，奔驰在石板路上得得的马蹄声突然隐去了。这是梦境，呵！这是在海角孤岛上奇幻的梦境。是的，我知道这是梦，可是我多么喜欢重温！

到山上来，且闭起眼睛，不要再浏览风景，好好地听一听鸟叫吧！鸟儿们用一百种声调在歌唱，仙乐飘飘，回荡在峰峦间，流淌在涧谷

间。你不是从这美妙的清音中，已经听到自然的消息和人世的沧桑了么？那么，除了敞开自己的心灵，还要做些什么呢？

还要做些什么呢？

我想做一只鸟，在山中。

一九六九年九月在台南竹溪寺

高山流水

那天我们是去寻山的。

我们顶着碧蓝的九月，披着金黄的九月，兴致勃勃地去寻山。那天的天气很高爽，我们的心灵跃动得很年轻，真是登峰的好日子——那座高峰，耸峙在梦境中，已经很久了。

进入群山之中，坎坷曲折，就没有一条直路。山路虽然难走，我们心里明白，要攀登那座高峰，一定得耐心地走。何况山上到处有美妙的花草，蓊郁的林木，展开一片活鲜的绿！让我们的眉眼也绿了，心灵也绿了。

生活在平地上的人，一旦爬上了高山，真不行。我们原是唱着歌来寻山的，不知什么时候，歌声已歇。山上美丽的景物，原先会引起我们一阵大叫的，不知什么时候，再没有精神去理睬。不错，山中有千般的好，可是，骄狂的人们哪！只能在马路上追逐，到山上来，就软弱得不如一只虫豸。

盘盘旋旋，升升降降，路，不必说，愈往

上爬就愈苦。时间，在山上，也失去了权威，日影已过午，看看那座峰尖，却似乎越来越远了。

早晓得高峰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真不该来。山，并没请谁来！

真的，山没有请谁来。山，威严地站在那儿，不假人以辞色，是我们自己要来寻山的。想登上绝顶，领受独立孤峰的喜悦，岂能不品尝寂寞蹊路的况味？

寂寞蹊路，是我们真实的写照，我们是走在沉寂中了。有一半人落了队，剩下的人连一句话都懒得讲。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人的精神竟这么容易激扬而又容易消沉么？想从记忆里找一句话鼓舞一下，看大家的脸色，我发现不是谈论哲学的时候！谈什么哲学？哲学在高山上完全没有用场。

泉水的溅溅声，从静寂之中传来，这对我们是亲切的召唤。翻过一道山坡，就看一条细细的泉水，从那边陡峭的山坡上，蹦蹦跳跳地奔下来，在我们的脚下回旋成一道溪流，而后扩展开向下游流去。看到这一股清泉，谁能不喜悦呢？尤其是攀援在群山中正感困顿彷徨的时候，我们怎能不以近乎感激的心情欢呼起来？

那一线银丝，从峰坳里流出，忽隐忽现，简直如同幻影般地柔弱，真不知道它靠什么力量，能在山岳中开出一条河道来。可是，壁立的山崖挡不住它，嶙峋的怪石阻不了它，终于穿过

一切的障碍，奔腾而去！谁能回答，泉水，究竟是柔弱还是刚强？

我们是来寻山的，没登上峰顶却已颓唐，我们没想寻觅泉水，泉水，却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

我们不该学学这一脉山泉么？

不管人们怎么想，泉水只是自顾自地唱歌。如果你喜欢音乐，应该到山中来，听一听山泉之歌：有时爽朗如银铃，有时激越如仰天吟啸，有时又轻轻地象情人的私语。懂么？山泉之歌是自然的音乐啊！世间的音乐家，谁能把这一份灵秀、晶莹、活力，谱进美妙的曲子里？除了山泉，谁能？

在这崇山峻岭间，山泉的歌唱给谁听呢？其实，我们不必顾虑山泉歌唱给谁听，我们如果不来听，也有别的来听。山爱听、谷爱听、一切大自然的家族都爱听，也许它们更能听得懂。我想，也许山泉根本就不要唱给谁听，不然它不会唱得那么悠然，唱给自己听，就不需什么理由。要说理由，也许活力无限的山泉就爱唱歌，或者说，爱唱歌的山泉才有活力吧！

山泉是活力无限的生命之泉啊！在水深处，上层虽然平滑如镜，下层仍然流动不息。在浅滩上，飞溅起雪白的珠花，冲击岩石，激荡幽壑，向山峦要道路。山泉，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呈现着生生不已的流动。看遍种种的水，

哪种水能有山泉的生动？哪一种水又能有山泉清澈？山泉，真象一片澄明而秀美的心灵哪！

我们徘徊在泉水旁，不忍离开。

我们不该学学这一脉山泉么？

那天，我们终于登上了山峰。

我们欣慰，不仅是因为到达峰顶，更因为认识了高山和流泉——高山教我们以亘古的宁静，流泉教我们以永生的不息。

我们的生活中应该有歌，应该有高山流水之音的。

一九六九年秋在台南